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庚·坦布罕

（马来亚）佚名 著

（中国）黄元焕 译





学林书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庚·坦布罕

（被俘答哈公主与库立班王子的爱情故事）

（长篇叙事诗）

（马来亚）佚名 著

（中国）黄元焕 译

学林书局

2007

ISBN 978-983-41802-4-9

庚·坦布罕 Ken Tambuhan

佚名 著
（中国）黄元焕 译

出版：学林书局
Intelligentsia Book Station Sdn Bhd,
45A, Jalan Tun Tan Siew Sin
500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Fax: 603-20313195
www.xuelin.tm.my

印刷：万年青广告制作社
印尼 雅加达
督印：郑光壮
版次：2008 年 8 月 第一版
定价：RM 26.80

本书承蒙

郑光健先生

支持出版

谨此致衷心的感谢

译者 黄元燠

目次

01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总序

11　译者前言

15　主要人物表

庚·坦布罕(长篇叙事诗)

17　(一)　被俘的公主庚·坦布罕
26　(二)　库立班王子莱登·伊努·克尔塔巴迪
36　(三)　莱登·伊努与庚·坦布罕相会
60　(四)　王后的愤怒
83　(五)　惜别
111　(六)　庚·坦布罕被帕勒巴耶所杀
143　(七)　莱登·伊努捍卫他的情人
170　(八)　库立班国王沉痛哀悼
186　(九)　复活
217　(十)　与父母重逢
243　(十一)　回到班渣尔库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总序

马来古典文学—

一座有待开发的文学宝库

马来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卷帙浩繁。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在出现书面文学之前，必然先有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世代相传，出现的时间早，流传地区广，流传时间长。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不例外。

马来古典文学作品，如《马来纪年》或《杭·杜阿传奇》，

在每一篇章开头，都冠以“据说书人说”，把故事来源归于“说书人”，说明此一地区在古代社会存在着“说书人”这一角色或职业。既然有说书人，必然就有说书人献艺的场所，我们把它说成是说书场吧。在中国叫做瓦栏勾舍。说书人在茶余饭后或者在集市向听众演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或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后来有些被吸到书面文学中。有些书面古典文学作品，其本身很可能是经过多次加工的说唱文学的底本。

中国说唱文学始于唐朝。唐朝的“俗讲”及“变文”，是中国和尚在寺庙演绎佛经中的文学故事，把深奥玄妙的佛经教条，演绎为通俗易懂的故事。到了宋朝，“俗讲”、“变文”突破了宗教的圈子，演绎的内容扩大到历史故事及市井故事，发展成宋、元话本，最后发展成为明、清的白话小说。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说唱文学发展过程虽不尽相同，但说唱文学对古典文学发展的推进及影响，应是相同的。

马来早期口头文学后来形成书面的有《倒霉的人》、《柏拉朗大伯》及《如愿以偿的人》等。

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随着婆罗门教传入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传入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一世纪。

两大史诗的翻译和改编活动，主要在爪哇岛进行。公元十世纪，出现了用爪哇文改写的散文《罗摩衍那》。有关这一史诗的故事浮雕，出现在婆罗门教建筑布兰班南的陵寺上。公元十世纪，马打蓝国国王达尔马旺萨请宫廷文人用卡威文

翻译了《摩诃婆罗多》九个篇章。卡威文是古爪哇文，采用梵文字母拼写。依照梵文诗形式及格律用这一文字创造出来的古爪哇诗体称为"卡卡温"体。公元十一世纪，达尔马旺萨国王的女婿爱朗卡继承王位，他请宫廷诗人恩蒲·甘瓦根据《摩诃婆罗多》的森林篇，写下《阿朱那的姻缘》，为他歌功颂德。公元十二与十三世纪之间，诗人辈出，恩蒲·达马扎写下了《斯玛拉达哈那》(公元 1115－1130 年)，恩蒲·塞达及恩蒲·巴努鲁共同写下《婆罗多大战》(公元 1167 年)，是为《摩诃婆罗多》翻译和改编的名篇。

公元十四世纪，爪哇满者伯夷宫廷诗人普腊班曹写下《纳加腊格尔塔加玛》(俗译《爪哇史颂》，写于公元 1365 年)，作者对王家世系、国家兴盛及宗教的传播作了详细的纪录，说明爪哇古典文学已进入本土化、民族化的阶段。

爪哇宫殿诗人，当他们对两大史诗的翻译和改编，处于移植和模仿的阶段的时候，两大史诗故事已为皮影戏所吸收，走出宫殿，在民间广泛流传。

两大史诗似乎也从爪哇流传到马来半岛，为当地人所吸收。《罗摩衍那》的马来文译本，如《斯利·罗摩传奇》，有几种版本，是今人根据口传而记录下来的。至于《摩诃婆罗多》的译本，如《般度五子》、《般度大战传奇》及《波马传奇》等也是从爪哇文转译的，并非直接译自原著。

中国晋朝高僧法显，于公元 414 年路过耶婆提[①]，他在《法显传》谈到当地的情况时说："其国婆罗门外道兴盛，佛法不足言。"说明直至五世纪止，婆罗门教仍盛行马来西亚及

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高僧义净，在公元 671 年路过室利佛逝[②]。在从印度归国途中，又在此停留 12 年，翻译佛经。他在为一本佛经的中译本所写的一条注释中，提到室利佛逝是一个佛学研究中心，印度佛学大师释迦鸡栗底（Sakyakirti）在此讲学，门下听众达千人之众[③]。显而易见，佛教在七世纪已传入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地区，先是小乘，以后是大乘。印尼出土的有关室利佛逝的四块碑石，是证实义净记载的历史遗迹。其中第二块的碑石内容，其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这些碑文是用印度拔罗婆字母拼写的古马来语，夹杂梵文词汇。

到了公元九世纪初，在中爪哇文池兰附近建起了世界最壮丽的佛塔婆罗浮屠，它本身就是大乘佛教传入印尼的纪念碑。佛教文学《佛本生经》中的故事，已雕塑于佛塔的墙壁上，数达一千多幅。佛教文学已随佛教传入这一地区。

可是，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学，却未见以书面形式留传下来。

公元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马来古典文学揭开发展的序幕。

首先传入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学是有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故事（如《穆罕默德的灵光》及《切月记》等）以及其他先知的故事（如《尤淑夫先知传》、《易布拉欣先知传》及《苏来曼先知传》等）。这些作品与伊斯兰传教活动紧密结合，它的译传是传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着出现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英雄故事，如《伊斯干达尔

传奇》、《埃米尔·咸沙传奇》及《穆罕默德·阿利·哈纳费亚传奇》。它的译传激起英雄主义的情操及审美情结。《马来纪年》记载，在反抗葡萄牙的侵略战争中，国王曾以上述两部英雄传奇激励将士④。

伊斯兰教先知故事及英雄故事的广泛传播直接促进了马来历史传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这是马来古典文学吸收伊斯兰文化后本土化及民族化的过程。主要作品有《巴赛伊诸王传奇》、《哑齐诸王传奇》、《武吉斯王族系谱》、《马来纪年》及《杭·杜阿传奇》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马来纪年》及《杭·杜阿传奇》。

《马来纪年》写于公元 1511 年至 1612 年间，作者敦·斯利·拉南，也可能只是整理者及修改者，是马来亚半岛柔佛首相，他和国王曾被哑齐兵所俘，他于 1612 年遵国王的命令，吸收《巴赛伊诸王传奇》及《哑齐诸王传奇》等书内容，撰写《马来纪年》。全书译成中译本 18 万字，包括 34 篇故事，有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有哲学问题的探索和王朝礼仪的介绍，还有掌故、珍闻、轶事等。故事地点时在满剌加，时而在印度、中国、满者伯夷、望加锡等。每篇故事独立成章，又有一定的联系，既叙述了国家大事及宫殿生活，又描写了民间生活及社会风土人情，还反映了中国与马来诸国历史悠久而密切的关系。

《杭·杜阿传奇》，作者及写作年代待考，全书译成中译本 35 万字。共 24 回，是一部英雄史诗式的作品，叙述了英雄成长的经过及战斗的一生。他多次出使满者伯夷，为满剌加王迎娶满者伯夷公主保驾护航，并与千方百计要杀害他的加渣玛达宰相展开斗智斗勇的斗争。他对国王忠心耿耿，多

次受诬而被流放，但不改忠诚之心。他率兵转战马来诸国，使满剌加成为威震东南亚的强国。他还奉命出使暹罗、印度、中国及土耳其，与各国建立友谊关系。他与中国一起，共同抗击葡萄牙人的侵略。通过作者传奇的一生，反映满剌加王朝兴盛的全过程。

在马六甲为葡萄牙攻占之后，马来古典文学的创作中心转移到哑齐，出现了广义的文学作品，如《诸王王冠》（公元1603年）及《诸王乐园》（公元1638年）。前者的编译者是布卡里·阿尔·曹哈里，后者的编译者是努鲁汀·阿尔·腊里尼，据说是《马来纪年》作者敦·斯利·拉南的老师。《诸王王冠》内容是有关君王之道，共24章。《诸王乐园》内容相似，可能两者所据是波斯－印度同一著作，但后者在翻译时更灵活些，加入了许多哑齐当地的事物。

马来古典文学作品后来从历史传记、英雄人物故事转为描写市态人情的、消闲娱乐性质的市井文学，如《穷人传奇》、《马林·德曼传奇》、《阿旺·苏隆·墨腊·穆达传奇》等。作品主角由帝王将相变为黎民百姓。

接着马来古典文学出现警世劝喻性质的作品，如《巴延·布迪曼》及《巴克提尔传奇》等，据说这些作品来源于波斯。

马来古典文学中还有深受爪哇文化影响的作品，即班齐故事，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班齐·库达·斯米朗传奇》。

长篇叙事诗这一文学体裁，也随着伊斯兰文化传入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传入时间，有专家认为是在十七世纪。可是根据巴赛伊国王石碑所署年代（伊斯兰教纪元781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即公元 1380 年），这一文学体裁在满剌加为葡萄牙人攻陷之前即为马来人所熟悉。主要作品，年代较早的有《比达沙里》、《庚·坦布罕》、《悲惨的孤儿》、《班齐·斯米朗》、《绿色公主》、《昂昆·季·东加尔》及《孟邦·曹哈里国王》等。年代较晚的有《勿里洞》、《龙公主》、《哈沁王子》、《马辰之战》等。长篇叙事诗每首若干节，每节 4 行，每行 8 至 12 个音节，押韵方式，有的是隔行押韵，有的是每行押韵。长者可达数千行。

十九世纪作家阿卜杜拉，是最后一个马来古典文学作家。他横跨马来文学新旧两个时代，继往开来，开辟了马来文学的新时代。他出身于阿拉伯－印度后裔伊斯兰教徒家庭。世代从事宗教及语文教师工作。只是到了他这一代，教书的对象全是白种人。他还从事文秘工作、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及修订工作及文学性质的写作活动，使他身兼教师、翻译家及作家的身份。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非宗教狂热分子。他主张改革，反对固步自封，他主张改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及一切陈规陋习，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提倡法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他主张接受西方文化及一切科技文明。但他过分亲英的立场却不为人所苟同。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阿卜杜拉传奇》，中译本 20 万字，全书 27 章。它是一本自传、见闻录及回忆录，是十九世纪马来半岛南部马六甲及新加坡的双城记。除了前面 3 章是有关作者童年的自传外，全书其余部分叙述了英国总督、原住民统治者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英国殖民主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导致原住民封建统治者的没落。作者在英国人在新加坡登岸四个月后即进入该地，历时 35 年，见证了新加坡的早期

开发史。作者以亲身耳闻目睹而写下的第一手记录，极富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马来古典文学共有多少部作品，一向没有统计数字。但《阿卜杜拉传奇》却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阿卜杜拉的父亲，曾奉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荷印总督秘书之命，前往马来诸国搜购马来古籍，共六、七十部[5]。后来莱弗斯归国时经阿卜杜拉之手装箱的马来古籍，已成册的就有三百部之多[6]。当然，这些古籍并非全部是文学作品。有的只是广义的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连广义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只是一般典籍而已。

莱弗斯归国时所乘的大船于苏门答腊岛南部萌姑露失火被焚。莱弗斯夫妇仅以身免，这三百部古籍连同其它文物全部毁于大火。这不能不说是马来古典文学的一场浩劫。

三百部古籍尽管未全部留传下来，但阿卜杜拉的记载毕竟为我们提供统计数字的上限和下限。

这些卷帙浩繁的马来古籍，大部分仍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尚未转写成拉丁字母拼写本。已用拉丁拼写的，有些只是刊登在期刊上，尚未出版单行本。

有些已出版单行本的，多已绝版，坊间极难找到。

有关马来古典文学史的著作，半个世纪以来，仍然只有那几本。

马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起步于 60 年代，进展缓慢。到 1999 年，只翻译出版了《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加上目前已译好付印的《杭·杜阿传奇》及《阿卜杜拉传奇》，顶多只有三部。

至于马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仍是空白。

根据以上我们对马来古典文学的概述及对它的数量的估计，我们可以说马来古典文学是一座文学宝库。根据以上两国对马来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我国对此一文学的译介及研究，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宝库是有待开发的。

中马印三大民族，数达 15 亿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三国人民期待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开创新局面。三大民族友谊的促进及人民间的精诚团结及相互支持，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学方面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新世纪的开头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黄 元 焕

2002 年 8 月 31 日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① 法显于晋朝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由长安出发，经陆地赴印度求经，于义熙十年（公元 414 年）由海路回到中国青州。他在由斯里兰卡乘船回国时，途遇大风，被吹到耶婆提。在此停留半年，待季候变改变时再转搭其他商船回国。耶婆提一般考为 Yavadvipa，即汉朝之叶调及唐朝的阇婆。有的说是爪哇岛，有的说是泛指苏门答腊及爪哇两地。详见《法显传》。转引自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4 版），p21～26。

② 义净于唐朝咸亨二年（公元 671 年）冬天由广州出发，经海路赴印度

求经，不到 20 天，就到达室利佛逝。次年 12 月，起程赴印度，抵达那烂陀寺，研读佛经 10 年，于公元 682 年或 683 年回国。在室利佛逝停留 6 年，翻译佛经。公元 689 年乘顺风之便回广州取纸笔，于同年冬偕贞固回室利佛逝，续译佛经，又停留 6 年，于公元 695 年回到洛阳。室利佛逝考为 Srivijaya，位于苏门答腊南部巨港一带。详见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转引自《中国南洋交通史》，p47～50。

③ 义净所译的一本佛经，叫做《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其所写的一条注释内容是："又南海诸洲，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廊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第三十四节《西方声法》中提到南海佛学大师时说："南海佛誓国则有释迦鸡栗底。"佛誓是室利佛逝的简称。释迦鸡栗底考为 Sakyakirti。义净曾译他的《手杖论》。详见王邦维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3 年 9 月版）p. 9，p. 159，p. 207，p. 210。

④ 见《马来纪年》（学林书局，吉隆坡，2004 年 8 月）p. 273。

⑤ 见《阿卜杜拉传奇》原版 p. 8～9。

⑥ 同上，p. 248。

译者前言

《庚·坦布罕》(Ken Tambuhan)首先是一部纯文艺作品。它遵照文学创作的规律，追求语言美、情节美和思想内容的美。它没有进行道德说教，没有进行宗教宣传，也没有为任何人歌功颂德。它要歌颂的是纯真的爱情及忠贞不渝的思想情操。本书主角库立班国的王太子伊努，是准备继承基业的王储。他以偶然的机会爱上了被俘的答哈国公主庚·坦布罕。这是超越国界及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关系的爱情。这种爱情因不是门当户对而遭到王后的反对，王后悍然命令刽子手杀害庚·坦布罕。当王太子伊努得知他的情人被杀时，痛不欲

生，最后以死殉情。这种行为不含任何功利目的。爱情和战争是自古以来文艺的两大题材，本书就是以其中一个题材演绎的动人故事。

《庚·坦布罕》其次是一部长篇叙事诗（syair）。"syair"译音为"萨伊尔"，过去以为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共有的马来古典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是阿拉伯传来的文学体裁。经过探讨，这一见解必须修正。"萨伊尔"一词确实来自阿拉伯语，可是它只是"诗歌"的通称，没有叙事诗或长篇叙事诗的含意。阿拉伯诗歌的通称，在马来古典文学中怎么会演变成叙事诗及长篇叙事诗呢？经过许多学者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这是 17 世纪亚齐苏非派大诗人哈姆萨·凡苏里（Hamzah Fansuri）及其门人在移植阿拉伯诗歌过程中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发展。他们移植的阿拉伯诗歌是伊朗苏非派大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四行哲理诗集《鲁拜集》[①]。鲁拜诗是四行诗，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不押韵。哈姆萨·凡苏里的继承和创新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押韵方面，他根据马来民间口头诗歌的传统，把上述四行诗的诗韵从第一行押到第四行。四行同韵，即 aaaa, bbbb, cccc，也叫各行同韵诗（monorhymi）；第二是增加诗节的数量，把四行短诗扩大为由许多诗节组成的长诗。他所写的哲理诗（也是寓言诗）《船》，就由 41 个诗节组成的。他又创作出《猫头鹰》、《商旅诗》及《黄丽鸟》等寓言诗，都是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鲁拜诗经过这一改造，叙事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在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被大量地创作出来，立即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一直到 19 世纪仍有人创作。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两国用马来文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据粗略统计不下一百部，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